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三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臣紀昀詳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五百八十一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三

政術部十二 賦稅 輸納 助國 徵役 土功 開鑿 復除 重斂

賦稅一

原古制賦稅者謂公田什之一及工商衡虞之人稅以供郊廟社稷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也賦以給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也人君唯於田及山澤可以制財賄是故歷代至今猶計田取租稅

陶唐制冀州厥賦惟上上錯孔安國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出第二之賦兗州厥賦貞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青州厥賦中上第四徐州厥賦中中第五揚州厥賦下上上錯賦第七雜出第六荆州厥賦上下第三豫州厥賦錯上中賦第二又雜出第一梁州厥賦下中三錯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也雍州厥賦中下第六禹定九州量遠近制五服任土作貢分田定稅十一而賦萬國以康故天子之國內五百里甸服為天子服甸田百里賦納總禾槀曰總供二百里納銍銍刈謂禾穗三百里納秸服秸槀也服槀役四

百里粟五百里米所納精者少麤者多其外五百里曰侯服侯候也斥候而服事百里采供王事不主一二百里男邦男任也三百里諸侯同為王者斥候又其外五百里曰綏服服王者政教三百里揆文教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二百里奮武衛奮武衛天子所以安也又其外五百里要服要束以文教三百里夷守平常之教二百里蔡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言荒又簡略三百里蠻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二百里流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堯命禹理水因別九州遂定貢賦虞舜之化及夏禹革命不聞改作蓋因也

殷以天子之地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曰甸

以為御千里之外曰流設方伯以為屬公田藉而不稅稅均取也七十而助助者藉也借力理公田也是以其求也寡其供也易降及辛紂暴虐厚賦以實鹿臺大斂以積鉅橋　周武王既誅紂發其財散其粟反其失而人安於是分九畿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曰侯畿亦曰服其貢祀物又外曰甸畿其貢嬪物任嬪以女事貢布帛又外曰男畿其貢器物任土以飭材事又外曰采畿其貢服物絺纊也又外曰衛畿其貢財物龜貝之具又外曰蠻畿又外曰夷畿要服也其貢貨物絲枲又外

曰鎮畿又外曰蕃畿蕃限也自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各相去五百里為限此荒服也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卿大夫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捨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捨以歲時入其書鄭玄曰登成也定也國中城郭中也鄭司農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捨者謂有復除捨不收役事也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疾者謂若今癃不可事者復之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

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民雖有間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家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徭役）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自廛里至遠郊也掌六畜數者農事之本也賦謂九賦及九貢）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

貢其物貢草木謂葵韭果蓏之屬因井廬以定賦税税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賦謂計口發財税謂收其田入也什一謂什取其一也工商衡虞雖不墾殖亦取其税者工有伎巧之作商有興販之利衡虞取山澤之財産皆因其所工不求其所拙農人納其穫工女効其職是以黔首安本而易贍下足而上有餘也魯宣公十五年初税畝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税畝者何履畝而税也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按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取之也初税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税也古者什一而藉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為公田什

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非責也吏田畯也言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民勤私也）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悉謂盡其力）左傳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公羊傳曰何以書（據當賦稅為何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田為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

為率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彊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公問於有若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什取一時什取二又問孔子孔子曰薄賦斂則人富公曰若是寡人貧矣對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貧也管子曰地之生財有時人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則賦役無限也則下上

相疾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氷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唯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又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公田不横税若履畝之類也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人皆悅而願為之氓矣白圭問

孟子曰吾欲二十而稅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貊道也夫貊五穀不生唯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孫武曰夫帝王處四海之内居五千里之中馬能盡專其利是以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毛之實役其民氓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數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戸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譬如彼治治令大則薄令

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　秦孝公十二年初為賦納商鞅說開阡陌制貢賦之法始皇建守罷侯貴以自奉提封之内撮粟尺布一夫之役盡專於已袓春歷秋往還萬里是所得者至寡所苦者至大人用無聊海内咸怨夫夏之貢殷之助周之藉皆十而取一蓋因地而稅秦則不然舍地而稅人故地數未盈其稅必備是以貧者避賦役而逃逸富者務兼幷而自若加之以内

興功作外攘夷狄收大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其失反更益之海内愁怨遂用潰畔　漢高帝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賦於民

而山川園池市肆租賦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不入國朝之倉廩府庫也經常也　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

困辱之四年八月初為算賦漢儀注人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孝惠元年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中間廢今復之六年令女子年十六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國語越王勾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父母有罪欲人民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謫之也孝文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之人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晁錯說上令人入粟得以拜爵邊食足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人帝從其言後

天下充實乃下詔賜人十一年租稅之半孝景帝二年令人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時上溢而下有餘又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舊法二十三此二十更為異制孝武即位董仲舒說上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也率計令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

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秦賣鹽鐵貴故下民受其田也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吏奪鹽鐵之利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失其資産二十倍多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言貧人自無田而耕墾豪富貴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也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矣孝昭始元六年秋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顏師古曰占謂自隱度其實定其辭也占音章贍反蓋武帝時賦斂繁多律外而取今始復舊元鳳二年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太常主諸陵別治其爵秩如三輔郡元帝永光五年令各屬所在郡邑諸應出賦算租稅者皆聽以菽粟當錢物也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

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作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

四年出口賦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

六年詔曰夫穀賤傷農今三輔減賤減少其令以菽粟當今年賦元平元年詔書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徭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

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孝宣帝甘露二年減民算三十孝成建始二年減天下賦錢算四十（本算百二十今減四十為八十）孝平元始元年詔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謂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顧人也）王莽篡位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音皮）癃咸出（雖老病者皆復出口算也）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

不錯今更名天下之田曰王田又以周官稅人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樹藝謂種果木及蔬菜也人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者冗作縣官衣食之冗散又分裂州郡改職作官邊兵二十餘萬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斂賦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　後漢光武建武中田租三十稅一有産子者復以三年之算也明帝即位人無横徭天下安寧時穀貴

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從之　魏武初平袁紹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綿二斤餘不得擅興晉武帝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賨布賨在公反戶一匹遠者或一丈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十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

率畝稅米三升是後頻年水旱田稅不至咸康初算田稅米空縣五十餘萬斛尚書諸曹以下免官哀帝即位乃減田租畝收二升孝武帝太元二年除度定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前燕慕容皝在柳城以牧牛給貧家田於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無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記室參軍封裕諫曰魏晉雖道消之代猶削百姓不至於十八特官牛田者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得田者與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蜀李雄賦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門閭不閉無相侵盜宋文帝元嘉中始興

太守孫豁上表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三十斛一户内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兒未堪田作或是單迥便是逃匿户口歲減實此之由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詔善之孝武帝大明五年制天下人户歲輸布四匹　齊武帝時豫章王嶷上表曰宋氏以來州郡秩奉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准夫理在夙均政由一典伏尋郡縣長尉俸禄之制雖有

定科而其餘資給復由風俗臣謂宜使所在各條件公田秩俸迎送舊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課尚書精加勘覆務存優衷事在可通隨宜頒下四方永為恒制帝

從之自東晉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諸蠻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財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

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恒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為徵賦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者謂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惟所輸終優於正課焉都下人多為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每品減五戶至第九品五戶其佃穀皆無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叅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

馬部曲督關外侯材官議郎以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官品第六以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舉輦跡禽前驅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虎賁持雄斧武騎虎賁持鈒色立反冗從虎賁命中武騎一人其客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禄絹八尺禄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丁女並半之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其田畝稅米二升蓋大率如此其度量三升

當今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今謂即時自梁武帝末侯景之亂國用常褊京官文武月別唯有廩食多遥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禄秩焉揚徐等大州比令僕班揚州督王畿理在建康徐州督重鎮理在京口並外官刺史最重者尚書令僕射官品第三也寧桂等小州比叅軍班寧州理建寧今雲南郡桂州理始安今郡名並外官刺史最輕者府叅軍官品第六也丹陽吳會稽等郡同太子詹事尚書班丹陽郡理建康吳郡會稽即今郡並列郡最重者詹事尚書官品第三也高涼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高涼晉康即今郡並列郡最輕者梁武帝定九品後其内官更為十八班以班

多者為貴同班者則以居下為劣與品第高下不倫當是其時更以清濁為差耳本史既略不可詳焉

大郡六班小縣兩轉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可委載其州郡縣祿米絹布絲綿當處輸臺轉倉庫并給刺史守令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敕而裁凡如此祿秩既通所部兵士給之其家得蓋少諸王諸主出閤就第婚冠所須及衣裳服飾并酒米魚鮭香油紙燭等並官給之王及主壻　後魏道武帝天興中詔採諸漏戶令輸綸綿自後諸逃戶占為紬繭羅穀者甚衆於是雜營

戸帥徧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同戸口錯亂景穆帝即位一切罷之以屬郡縣魏令每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人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半以此為降大率十匹中五匹為公調二匹為調外費三匹為内外百官俸人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老病篤貧不能自存者亦一人不從役舊制人間所織絹布皆幅廣

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為一匹六十尺為一端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孝文帝延興三年秋更立嚴制令一准前式違者罪各有差四年詔州郡人十丁取一以充行戸收租五十石以備年糧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禄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戸以九品混通戸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人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戸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為官司之禄復增調外帛滿二匹所調各隨其土所出其

司兾雍華定相秦洛荆河懐兖陜徐青齊濟南河東東徐等州貢綿絹及絲其餘郡縣少桑蠶處皆以麻布充
孝明帝正光後國用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調而懲之百姓怨苦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歳所省米
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斗蘖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麴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時郊廟百神羣祀依式供營
遠蕃客使不在斷限爾後寇賊轉衆諸將出征相繼奔敗所亡器械資糧不可勝數而關西喪失尤甚帑藏空

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諸蕃客廩食及内悉三分減一計歳終省内五百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孝昌二年冬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賃公田者畝一斗莊帝即位因人貧富為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内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戸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靖帝天平初諸州調絹不依舊式興和三年各班海内悉以四十尺為度天下利焉元象與和之中頻歳大穰穀斛至九錢法

網寬弛百姓多離舊居闕於傜賦矣齊神武秉政乃命孫騰高崇之分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各勤還本貫是後租調之人有加焉及侯景背叛河南之地困於兵革尋而侯景亂梁乃命行臺辛術略有淮南之地其附州郡羈縻輕稅而已北齊文宣受禪多所草剏六坊内從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絶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

貧者役其力後南征頻歳陷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武成以脩創臺殿所役甚廣兼幷户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牀租調有妻者輸一牀無者半牀陽翟一郡户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以為生事不許由是奸欺尤甚户口租調十亡六七是時用度轉廣賜予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禄輟軍人常廩幷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南齊以有僮幹若今驅使門僕之類以節國用之費焉河清三年定令乃率以十八

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率人一牀調絹一匹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丈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墾租皆依貧富為三梟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戸中者及中戸多者及下戸戸上梟輸遠處中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租入臺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上絹收錢是

時頻歲大水州郡多遇沉溺穀價騰踴朝廷遣使開倉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饑饉尤甚矣後主天統中勞役鉅萬財用不給乃減朝士禄科諸曹糧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武平之後權幸並進賜予無限乃科境内六等富人調令出錢

後周文帝霸府初開制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與輕疾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

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艱凶札則不
徵其賦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五十九皆
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起徒
役無過家一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
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札又無力征
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為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建
德二年改軍士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
人半為兵矣宣帝時發山東諸州兵增一月功為四十

五日役以起洛陽宮并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　隋文帝霸府初開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相次阻兵興師誅討賞費鉅萬及受禪後又遷都發山東丁毀造宮室仍依周制役丁為十二番匠則六番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絁麻土調以布絹絁以匹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隸各半之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開皇三年減十二番每歲為三十日役減調絹一匹為二丈初蘇威父綽在西

魏世以國用不足為征稅之法頗稱為重既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代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至是威為納言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時百姓承平漸久雖遭水旱而戸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至於京師相屬於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帝又躬行節儉九年親御朱雀門勞凱旋師因行慶賞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五

月又以宇內無事並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防
十一年江南反越國公楊素討平之師還賜物甚廣其
餘出師命賞亦莫不優崇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
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
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
乃更開左藏之院搆屋以受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
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
兵減半功調全免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饑帝幸洛陽因

令百姓就食從官並准見口賑給不以官位為限十八年五月高熲奏諸州無課調處及諸州管戶數少者官人祿力承前以來恒出隨近之州今請於所管內計戶徵稅帝從之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公廨錢迴易生利以給公用六月工部尚書蘇孝慈等以為所在官司因循往昔皆以公廨錢物出舉興生唯利是求煩擾百姓奏皆給地以營農迴易取利皆禁止十一月詔外內諸司公廨在市迴易及諸處興生並聽之唯禁出舉收利

煬帝即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其後將事遼碣增置軍府埽地為兵租賦之入益減矣又頻出朔方西征吐谷渾三度高麗飛芻輓粟水陸艱弊又東西巡幸無時休息六宮及禁衛行從常十萬人皆仰給州縣天下怨叛以至於亡　唐武德元年詔曰宗緒之情義越常品宜加惠澤以明等級諸宗姓有官者宜在同列之上未有職任者不在徭役之限二年制每一丁租二石若嶺南諸州則稅米上戶一石二

斗次戶八斗下戶六斗若夷獠之戶皆從半輸蕃人內附者上戶丁稅錢十文次戶五文下戶免之附經二年者上戶丁輸羊二口次戶一口下戶三戶共一口凡水旱蟲霜為災十分損四分以上免租損六分以上免租調損七分以上課役俱免六年三月令天下戶量其資產定為三等至九年三月詔天下戶立三等未盡升降宜為九等貞觀二年四月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稻之屬各依土地貯之州縣

以備凶年永徽五年二月敕二年一定戶龍朔三年秋七月制衞士八等以下每年五十八放令出軍仍免庸調武后長安元年十月詔天下諸州王公以下宜准往例稅戶至大歷四年正月制下一例加稅其見任官一品至於九品同上上至下下戶等級之數并寄田寄莊及前資勳蔭寄住家一切並稅蓋近如晉宋土斷之類也上上戶四千每歲減五百至下中七百下下戶至於五百開元八年二月制曰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於斤兩遂則加其丈尺有至五丈為匹者理甚不然闊尺八寸長四丈同文共軌其事久行立樣之時以載

此數若求兩而加尺甚暮四兩朝三宜令所司簡閱有踰於比年常例尺丈過多者奏聞二十二年五月敕定戶之時百姓非商戶郭外居宅及每丁一牛不得將入貨財數其雜匠及募士并諸色同類有蕃役合免征行者一戶之內四丁以上任此免役不得過兩人三丁以上不得過一人二十五年定令諸課戶一丁租調准武德二年之制其調絹絁布並隨鄉土所出絹絁各二丈布則二丈五尺輸絹絁者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其絹

絁為匹布為端綿為屯麻為綟若當戶不成匹端屯綟者皆隨近合成其調麻每年支料有餘折一斤輸粟一斗與租同受其江南諸州租並迴造納布准令布帛皆闊尺八寸長四丈為匹布五丈為端綿六兩為屯絲五兩為絢麻三斤為綟諸丁匠不役者收庸無絹之鄉絁布三尺絁絹各三尺布則三尺七寸五分三月敕關內諸州庸調資課並宜准時價變粟取米送至京逐要支用其路遠處不可運送者宜所在收貯便充隨近軍糧其河北河南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絹以代關中調課天寶

元年正月敕文如聞百姓之内有户高丁多苟為規避父母見在乃别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一家之中有十丁以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以上者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風教其侍丁老者假免差科建中元年制百姓及客等約丁産定等第均率作年支兩税其應税斛斗據大歴十四年見佃青苗地額均税夏税六月内納畢秋税十一月内納畢其舊租庸及諸色名目一切並停凡權衡度量之制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

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量以秬黍中者容千二百為龠二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三兩為大兩十六兩為斤調鍾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制用小升小兩自餘公私用大升大兩諸課役每年計帳至尚書省度支配來年事限十月三十日以前奏訖若須折受餘物亦先支料同時處分若是軍國所須庫藏見無者録狀奏聞不得便即科下諸庸調物每年八

月上旬起輸三十日内畢九月上旬各發本州租調車舟未發間有身死者其物却還其運脚出庸調之家任和顧送達所須裹束調度折庸調充隨物輸納諸租準州土收穫早晚斟量路程險易遠近次第分配本州收穫訖發遣十一月起輸正月三十日内納畢若江南諸州從水路運送冬月水淺上埭艱難者四月以後運送五月三十日内納完其輸本州者十二月三十日内納畢若無粟之鄉輸稻麥隨熟即輸不拘此限即納當州未入倉窖及外配未上道有身死者并却

還應貯米處折粟一斛輸米六斗其雜折皆隨土毛准當鄉時價諸邊遠州有夷獠雜類之所應輸課役者隨事斟量不必同之華夏諸任官應免課役者皆待蠲符至然後注免符雖未至驗告身灼然實者亦免其雜任被解應附者皆依本司解時日月據徵諸春季附者課役並徵夏季附者免課從役秋季附者俱免其詐冒隱避以免課役不限附之早晚皆徵當發年課役逃亡者附亦同之諸人居狹鄉樂遷就寬鄉者去本居千里外

復三年五百里外復二年三百里外復一年一遷之後不復更移諸没落外蕃得還者一年以上復三年二年以上復四年三年以上復五年外蕃之人投化者復十年諸部曲奴婢放附戶貫復三年諸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聞於鄉閭者申尚書省奏聞表其門閭同籍悉免課役諸丁匠歲役工二十日有閏之年加二日須留役者滿十五日免調三十日租調俱免從日少者見役日折免通正役並不過五十日正役謂二十日庸也天寶三年制每歲庸調

徵收延至九月三十日五年制天下百姓單貧交不存濟者租庸每鄉通放三十丁其年五月停郡縣官日直課錢但計數多少同料錢加稅充用即應差丁充日直幷停杜氏通典

增貞元四年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戶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絹匹為錢三千二百其後一匹為錢一千六百輸一者過二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為虛估給之而繆以濫

惡督州縣剥價謂之折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顧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比大歷之數再倍又癘疫水旱戶口減耗刺史折戶張虛數以寛責逃死闕稅取於居者一室空而四鄰亦盡戶版不緝無浮游之禁州縣行小惠以傾誘鄰境新收者優假之唯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至穆宗時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之為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為絹二匹半者為八匹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

業日增戶部尚書楊於陵請以上供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善其議由是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纊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時豪民侵噬産業不移戶州縣不敢徭役而征稅皆出下貧至於依富為奴客役罰峻於州縣長吏歲輒遣吏巡覆田稅民苦其擾唐書　賦稅自唐建中初變租庸調法作年支兩稅其弊也先期而苛斂增額而繁征至於五代極矣宋制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凡

田之在官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是也曰丁口之賦百姓歲輸身丁錢米是也曰雜變之賦牛革蠶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是也歲賦之物其類有四曰穀曰帛曰金鐵曰物産是也穀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麥四曰黍五曰穄六曰菽七曰雜子帛之品十一曰羅二曰綾三曰絹四曰紗五曰絁六曰紬七曰雜折八曰絲線九曰綿十曰布葛金鐵之品四一曰金

二曰銀三曰鐵鑞四曰銅鐵錢物產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齒革翎毛三曰茶鹽四曰竹木麻草芻菜五曰果藥油紙薪炭漆蠟六曰雜物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需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其輸之遲速視收成早暮而寬為之期諸州歲奏戶帳具載其丁口男夫二十為丁六十為老兩物折科物非土地所宜而抑配者禁之五代以來常檢視見墾田以定

歳租吏縁為姦稅不均適由是百姓失業田多荒蕪太祖即位詔許民闢土州縣毋得減括止以見佃為額建炎四年令諸州受租籍不得稱分毫合龠銖釐絲忽錢必成文絹帛成匹粟成升絲綿成兩薪蒿成束金銀成錢紬不滿半匹絹不滿一匹者許計丈尺輸直無得三戶五戶聚合成匹諸州稅籍録事叅軍按視判官振舉形勢戶立別籍通判專掌督之二稅須於三限前半月畢輸歳起納二稅前期令縣各造稅籍具一縣戶數夏

稅秋苗畝桑功及緣科物爲帳一送州覆校定用州印藏長吏廳縣籍亦用州印給付令佐造夏稅籍以正月一日秋稅籍以四月一日並限四十五日畢中國租二十石輸牛革一準錢千川蜀尚循舊制牛驢死革盡入官乃詔蠲之定民租二百石輸牛革一準錢千五百雍熙初嘗詔荆湖等路民輸丁錢未成丁已老幷身有廢疾者免之至大中祥符四年又除兩浙福建荆湖廣南舊輸身丁錢九年詔諸路支移稅賦勿至兩次仍許以

菽麥蕎粟互相折輸凡歲賦榖以石計錢以緡計帛以匹計金銀絲綿以兩計藁秸薪蒸以圍計他物各以其數計至道末總七千八十九萬三千天禧五年視至道之數有增有減總六千四百五十三萬其折變及移輸比壤者則視當時所須焉宋克平諸國每以恤民為先務累朝相承凡無名苛細之斂常加刬革尺縑斗粟未聞有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則蠲除倚格殆無虛歲倚格者後或凶歉亦輒蠲之而又田制不立甽畝轉易丁

口隱漏兼幷冒偽未甞考按故賦入之利視前代為薄丁謂嘗言二十而稅一者有之三十而稅一者有之天聖時貝州言民析居者例加稅謂之罰稅他州無此比詔除之自是州縣有言稅之苛細無名者蠲損甚衆自唐以來民計田輸賦外增取他物復折為賦謂之雜變亦謂之沿納而名品煩細其類不一官司歲附帳籍並緣侵擾民以為患明道中帝躬耕籍田因詔三司以類幷合於是悉除諸名品幷為一物夏秋歲入第分粗細

二色百姓便之初湖廣閩浙因舊制歲斂丁身錢米大中祥符間詔除丁錢而米輸如故至天聖中始幷除婺秀二州丁錢後罷籍請罷漳泉興化軍丁米有司持不可皇祐三年帝命三司首減郴永州桂陽監丁米以最下數一歲為準歲減十餘萬石既而漳泉興化亦第損之嘉祐四年復命轉運司裁定郴州桂陽衡道州所輸丁米及錢絹雜物無業者弛之有業者減半後雖進丁勿復增取時廣南猶或輸丁錢亦命轉運司條上自是

所輸無幾矣哲宗初立務行裕民之政患天下積欠名目煩多王巖叟為開封請隨等第立貫百為催法兗州鄒令張文仲議其不便遂令十分為率歲隨夏秋料帶納一分是為五年十料之法大觀二年詔天下租賦科撥支折當先富後貧自近及遠迺者漕臣失職有不均之患民或受其害其定為令支移本以便邊餉內郡罕用馬間有移用則任民以所費多寡自擇故或輸本色於支移之地或輸脚費於所居之邑而折變之法以納

月初旬估中價準折仍視歲之豐歉以定物之低昂俾官吏毋得私其輕重京西舊不支移崇寧中將漕者忽令民曰支移所宜同今特免若地里脚費則宜輸自是歲以為常脚費斗為錢五六十比元豐元稅之數而反覆紐折數倍於昔民至鬻牛易產猶不能繼政和元年遂詔應支移而所輸地里脚錢不及斗者免之尋詔五等戶稅不及斗者支移皆免時天下戶口類多不實故租稅亦不得而均焉重和元年獻言者曰物有豐匱價

有低昂估豐賤之物俾民輸送折價既賤輸官必多則公私之利也而州縣之吏但計一方所乏不計物之有無責民所無其費無量至於支移徙豐就歉理則宜然豪民賕吏故徙歉以就豐齎挾輕貨以賤價輸官其利自倍而貧下戶名免支移估直既高更註脚費視富戶反重困之逋負困於追胥詔深戒焉高宗建炎六年預借江浙來年夏稅紬絹之半盡令折米二十三年兩浙州縣合輸綿紬稅絹茶絹雜錢米六色皆以市價折錢

却别科米麥有畆輸四五斗者京西括田租加於舊荆南户口十萬寇亂以來幾無人跡議者希朝廷意謂流民已復可使歲輸十二頻歲復增積逋至二十餘萬緡蓋自秦檜再相密諭諸路暗增民税七八故民力重困餓死者衆皆檜之為也孝宗時楊萬里奏民輸粟於官謂之苗舊以一斛輸一斛今以二斛輸一斛矣輸帛於官謂之税舊以正絹為税絹今正絹外有和賣矣舊和買官給其直或以錢或以鹽今皆無之又以絹估直而

倍折其錢矣舊稅畝一錢輸免役一錢今歲增其額不知所止矣既一倍其粟數倍其帛又數倍其錢而又有月樁錢版帳錢不知幾倍於祖宗之舊又幾倍於漢唐之制矣此猶東南之賦可知也至於蜀賦之額外無名者不可得而知也淳祐八年陳求魯言本朝仁政有餘而王制未備今之兩稅本大歷之弊法也常賦之入尚為病況預借乎預借一歲未已也至於再至於三預借三歲未已也至於四至於五竊聞今之州縣有借淳祐

十四年者矣以百畝之家計之罄其永業豈足支數年之借乎宋史

金制丁戶內有物力者為課役戶無者為不課役戶從唐制五家為鄰五鄰為保郭下則置坊正村社則隨戶衆寡為鄉置里正以按比戶口催督賦役勸課農桑立通檢推排法通檢即周禮大司徒三年一大比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物行徵之制也自國初占籍之後至大定四年承正隆師旅之餘民之貧富變更賦役不均世宗遣泰寧軍節度使張弘信等十

三人分路通檢天下物力而差定之時諸使往往以苛酷多得物力為功弘信檢山東州縣尤為酷暴棣州防禦使完顏永元面責之曰朝廷以正隆後差調不均故命使者均之今乃殘暴妄加民產業數倍此何理也弘信不能對故惟棣州稍平十五年有司奏諸路通檢不均詔再以戶口多寡貧富輕重適中定之既而又定通檢地土等第稅法是年上以天下物力自通檢來十餘年貧富變易賦調輕重不均遣濟南尹梁肅等二十六

人分路推排明昌元年刑部郎中路伯達等言民地已
納稅又通定物力比之浮財所出差役是為重并也遂
詳酌民地定物力減十之二承安二年敕令議通檢宰
臣奏曰大定二十七年通檢後距今已十年舊戶貧弱
者衆黨遲更定恐致流亡遂定制已典賣物業止隨物
推收析戶異居者許令別籍戶絶及困弱者減免新強
者詳審增之止當從實不必數足原數泰和二年上以
推排時既問人戶浮財物力而又勘當比次期迫事繁

難得其實敕尚書省定人戶物力隨時推收法令自今典賣事產者隨業推收別置標簿臨時止拘浮財物力以增減之　租賦官地輸租私田輸稅夏稅畝取三合秋稅畝取五升又納秸一束束十有五斤夏稅六月止八月秋稅十月止十二月為初中末三限泰和五年章宗諭宰臣曰十月民穫未畢遽令納稅可乎改秋稅限十一月為初凡輸送粟麥三百里外石減五升以上每三百里遞減五升粟折秸百稱者百里內減三稱二百

里減五稱不及三百里減八稱三百里及輸本色稾草各減十稱計民田園邸舍車乘收畜種植之資藏鏹之數徵錢有差謂之物力遇差科必按版籍先及富者勢均則以丁多寡定甲乙有橫科則視物力循大至小均科其或不可分摘者率以次戶濟之凡民之物力所居之宅不預猛安謀克戶監官戶所居外自置民田宅則預其數墓田學田租稅物力皆免凡叙使品官之家並免雜役驗物力所當輸者止出雇錢進納補官未至廕

子孫及凡有出身已帶散官未出職者子孫與其同居兄弟下逮終場舉人係籍學生醫學生皆免一身之役三代同居已旌門則免差發三年後免雜役金史 元之取民大率以唐為法其取於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倣唐之租庸調也取於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此倣唐之兩稅也丁稅地稅之法自太宗始行之太宗每戶科粟二石後又以兵食不足增為四石至丙午年乃定科徵之法令諸路驗民戶成丁之數每丁歲科粟一石驅

丁五升新戶丁驅各半之老幼不與其間有耕種者或驗其牛具之數或驗其土地之等徵馬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工匠僧道驗地官吏商賈驗丁及世祖申明舊制於是輸納之期收受之式關防之禁會計之法莫不備焉中統二年遠倉之糧命止於沿河近倉輸納每石帶收脚錢中統鈔三錢或民戶赴河倉輸納者每石折輸輕賫中統鈔七錢五年詔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蠻儒人凡種田者白地每

畝輸稅三升水地每畝五升軍站户除地四頃免稅餘悉徵之至元三年詔鷹户種田他所者其丁稅於附籍之郡驗丁而科地稅於種田之所驗地而取十七年遂命户部大定諸例全科户丁稅每丁粟三石驅丁粟一石地稅每畝粟三升減半科户丁稅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叅户第一年五斗第三年一石二斗五升第四年一石五斗第五年一石七斗五升第六年入丁稅協濟户丁稅每丁粟一石地稅每畝粟三升隨路近倉輸粟遠

倉每粟一石折納輕賫鈔二兩冨戶輸遠倉下戶輸近倉每石帶納鼠耗三升分例四升秋税夏税之法行於江南初世祖平宋時除江東浙西其餘獨徵秋税而已至元十九年用姚元之請命江南税糧依宋舊例折輸綿絹雜物是年二月又用耿左丞言令輸米三之一餘並入鈔以折焉成宗元貞二年始定徵江南夏税之制於是秋税止命輸租夏税則輸以木棉絹絲綿等物其所輸之數視糧以為差糧一石或輸鈔三貫二貫一貫

或一貫五百一貫七百文輸三貫者若浙江省婺州等路江西省龍興等路是已輸一貫者若福建省泉州等五路是已輸一貫五百文者若江浙省紹興路福建省漳州等五路是已皆因其地利之宜人民之衆酌其中數而取之其折輸之物各隨時估之高下以為直獨湖廣則異於是初阿爾哈雅克湖廣時罷湖廣夏稅依中原例改科門攤每戸一貫二錢蓋視夏稅增鈔五萬餘錠矣大德二年宣慰張國紀請科夏稅於是湖湘重罹

其害俄詔罷之三年又改門攤為夏税而幷徵之每石計三貫四錢以上視江浙江西為差重云泰定之初又有所謂助役糧者其法命江南民户有田一頃以上者於所輸税外每頃量出助役之田具書於册里正以次掌之歲收其入以助充役之費民賴以不困　科差之名有二曰絲料曰包銀其法各驗其户之上下而科焉絲料之法太宗丙申年始行之每二户出絲一斤幷隨路絲線顏色輸於官五户出絲一斤幷隨路絲線顏色

輸於本位包銀之法憲宗乙卯年始定之初漢民科納包銀六兩至是止徵四兩二兩輸銀二兩折收絲絹顏色等物逮世祖而其制益詳中統元年立十路宣撫司定戶籍科差條例然戶既不等數亦不同絲料包銀之外又有俸鈔之科其法亦以戶之高下為等於是以合科之數作大門攤分為三限輸納被災之地聽輸他物折馬凡儒士及軍站僧道等戶皆不與元史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詔定編賦役黃冊之制先是天下戶口未有

定籍至是始議編立黄册十年一輪造其田地開豁各戶若干有官民田地二則係官田者照依官田則例起科係民田者照依民田則例徵收俱黄册有載賦額適均而力役亦稽此以平矣十年之内田土有出賣則買者聽令增收賣者即當過割及戶口有消長分曰舊管曰新收曰開除曰實在書於各人戶下如花分詭寄者重法懲之地土承兵荒未盡歸田者從民開墾令其自首即與收之三年後始赴官收科天下府州縣戶口隨

田土創編黃册分豁上中下三等立軍民竈匠等籍使
因以受役之輕重而不盡人之力也以一百一十戶為
一里推其中丁糧多者十人為里長餘者百戶分為十
甲歲役里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
都曰里每里編為一册册首總為一圖其田糧不及而
附於一甲內者曰畸零不在十戶之限里長輪役十年
終而復始故曰排年里甲依次充當至於大小雜泛差
役各照人戶之上中下每歲終所在官司審編謂之均

徭冊二十四年准攢造黄冊格式有司先將一戶定式謄刻印板給與坊長廂長里長并各甲首令人戶自將本戶人丁事產依式開寫付該管甲首其甲首將本戶并十戶造到文冊送各該坊廂里長坊廂里長各將甲首所造文冊攢造一處送赴本縣本縣官吏將冊比照先次原造黄冊查算如人口有增即為作數其田地等項買者從其增添賣者准令過割務不失原額排年里長仍照黄冊內原定人戶應當設有消乏許於一百戶

內選丁近上者補充圖內有事故戶絶者於畸零內補
湊如無畸零方許於鄰圖人戶內撥補凡編排里長務
不出本都如一都有六百戶將五百五十戶編為五里
剩下五十戶分派本都附各里長名下帶管當差不許
將别都人戶補湊其畸零人戶將年老殘疾幷幼小十
歲以下及寡婦外郡寄莊人戶編排若十歲以上編入
正管若類縣總都總收除項下止開人丁事產總數不
必備開花戶府州縣類上布政司本司類造總册於內

分豁各府州人丁事產總數年終進呈景泰二年令各圖人戶有父母俱亡而兄弟多年各爨者有父母存而兄弟近年各爨者有先因子幼而招壻今子長成而壻歸宗另爨者有先無子而乞養異姓子承繼今有親子而乞養子歸宗另爨者俱准另籍當差其兄弟各爨者查照各人戶內別無軍匠等項役占規避窒礙自願分戶者聽如人丁數少及有軍匠等項役占窒礙仍照舊不許分居凡各里舊額人戶除故絕幷全戶充軍不及

一里者許歸幷一里當差餘剩人戸發附近外里湊圖編造不許寄莊　洪武初令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八升五合五勺蘆地每畝五合三勺四抄草塌地每畝三合一勺没官田每畝一斗二升景泰十三年令兩京農桑夏稅絹疋不及五十疋以上者俱送該正官看驗堪中兩頭盡處俱用色絲間道填寫提調官吏糧里姓名又令各司府州縣夏稅農桑絹疋務織造緊密厚重雙經雙緯

除兩頭色縧長二尺外淨織尺長三丈二尺闊二尺每五十疋作一束印封看驗經收糧長大戶人等赴部交納　洪武十八年令兩浙及京畿官田凡折收稅糧鈔每五貫准米一石絹每疋准米一石二斗金每兩准米十石銀每兩准米二石棉布每疋准米一石苧布每疋准米七斗夏稅農桑絲每十八兩准絹一疋宣德五年令自三年以來拖欠稅糧以十分為率三分折布三分折絹四分折鈔其布絹不拘長闊俱照時價折收正統

元年令浙江江西湖廣直隸蘇松等府縣該起運南京糧米願納折色者折納布絹銀兩廣東廣西福建折色稅糧布匹願納銀兩者每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解京折給軍官俸糧七年令南直隸夏稅農桑絹匹願納折色者每匹折銀五錢嘉靖時令官軍月糧春夏給以本色秋冬給以折色為定例　差徭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各處有司十年一造黄册分豁上中下三等人户仍開軍民匠竈等籍除排年里甲依次充當外其大小雜

泛差役各照所分上中下三等人戸點差初詔民年七十之上者許一丁侍養免雜泛差役年八十之上止有一子若係有田産應當差役者許雇人代替出官無田産者許存侍丁與免雜役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志至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各府縣軍戸以田三頃為率税糧之外悉免雜役餘田與民同役隨朝官員及功臣之家除本戸合納税糧外其餘糧長里長一應雜泛差役盡免正統元年令先聖子

孫流寓他處及先賢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朱熹嫡派子孫所在有司俱免差役嘉靖十五年詔各帝王陵寢前代名賢及本朝公侯駙馬伯文武大臣敕葬墓所官司照例編僉附近人民一丁看護免其雜差其塋域所占地畝稅糧一并除豁二十四年議定優免則例京官一品免糧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糧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三品免糧二十石人丁二十丁四品免糧十六石人丁十六丁五品免糧十四石人丁十四丁

六品免糧十二石人丁十二丁七品免糧十石人丁十丁八品免糧八石人丁八丁九品免糧六石人丁六丁內官內使亦如之外官各減一半教官監生舉人生員各免糧二石人丁二丁雜職省祭承差知印吏典各免糧一石人丁一丁以禮致仕者免十分之七閒住者免一半其犯贓革職者不在優免之例續文獻通考

賦稅二

原厎慎財賦書庶土交正厎慎財賦注云庶土交正謂壤墳壚也厎慎者財貨貢賦取之有節也

以諭九稅周禮掌職云云鄭曰曉告也以桑為均月令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鄭注云后妃獻繭以內命婦獻繭於后妃收繭稅者收於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耳徹田為糧毛詩云度其隰原徹田為糧鄭箋云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為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田籍而不稅禮記鄭注云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市廛而不稅又云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山林藪澤有賦有稅漢書食貨志云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有賦有稅四郊人民分時徵賦周禮閭師職詳通典百里之內共官千里之內為御王制曰天子百里之

内以共官千里之内以為御鄭注云謂此地之田税所給也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

九賦斂財賄周禮云云一曰邦中二曰四郊三曰邦甸四曰家削五曰邦縣六曰邦都七曰關市八曰山澤九曰幣餘之賦也

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周禮注云邦中在城郭者待猶給也

四郊之賦以待稍秣注云四郊去國百里稍秣即芻秣也

邦甸之賦以待工事注云邦甸去國二百里工事待給工器物

家削之賦以待匪頒注云家削三百里頒為班謂班賜三公及羣臣

邦縣之賦以待幣帛注云邦縣去國四百里幣帛所以待賜賓客也

邦都之賦以待祭祀注云邦都去國五百里祭祀犧牲也

關市之賦以待膳服注云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膳服即羞服也

山澤

之賦以待喪紀注云喪紀即喪荒也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注云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皆末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算也賜予即好用也

賦稅三

原國賦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言子路　地征征稅也周禮云　九式周禮以九式均節財用　三壤尚書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時入周禮以時入之　歲取倬彼甫田歲取十千　布期韓延壽為東郡牧租稅先明布其日以期會吏敬畏趨向也　量力量力而供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則周公之典在　量入禮曰冢宰制國用必以歲之杪量入以為出謂五穀之稅　樂輸文選取之以道樂其輸財　增資劉平為全椒令以德化人人有增資就賦

減稅 尹鐸為晉陽損戶減稅以為保障之法

九穀 周禮閭師任農以耕貢九穀

五穀 月令九月命有司農事既收舉五穀之要定稅厚薄

地廣狹 禮之大倫以地廣狹賦以廣狹為差也

年上下 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隨年之豐荒也

賦鼓鐵 晉趙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注令人出鐵以一鼓為率也

賦封田 陳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器國人逐之出奔

貢不善 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故不善

稅不出 平原家不肯出田稅趙奢為趙田部吏以法治平原用事者九人也

加田無征 夏官司勳掌賞地之政令凡頒賞地三之一食唯加田無征注既賞之又加賜以田所以厚恩唯加賞田無國征也

墾田不實 光武時天下墾田多不實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不服顯宗曰以墾田相方耳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准也

公田不稅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借人力治公田不稅也

圭田無征 厚賢也即周禮士田也

輕重之法 月令季秋天子合諸侯制百縣為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

上下之制 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大殺謂饑也匡猶恐也

治賦大均 趙王使趙奢治國賦大均人富而府庫實

均輸畢納 謂納畢也白帖

增貢助徹 詳通典

租庸調 玉海曰唐初授人以口分世業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凡授田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

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日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　陸贄曰國家租庸調其取法遠其斂財均其域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

口錢

文獻通考曰漢高祖四年初為算賦宣帝時減天下口錢元帝時貢禹請民年二十乃算

戶賦

又曰貨殖傳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按漢法有口賦有戶賦戶賦見於史者惟此貨殖傳所言則是封君食邑戶所賦然則地土之不以封者縣官別賦之矣

三代無戶口之賦

又曰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雖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為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

漢時有稅人之法 又曰古之治民者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未有稅其身者也漢法民年十五而算出口賦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傳給徭役亦五十六而除是且稅之且役之也

庚戌土斷 杜佑通典論曰東晉之宅江南也慕容苻姚迭居中土人無定本傷理為深遂有庚戌土斷之令則國豐俗阜實由於茲

建中兩稅 唐書食貨志曰租庸調之法自開元以後其法弊壞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

總無名之暴賦 文獻通考引陸贄疏曰陛下初即位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而摘郡邑驗簿書州取大歷中一年科率多者為兩稅定法此總無名之暴賦而立常規也

三代制不復見 又引東萊呂氏論曰自漢至南北朝及唐租庸調之法承襲三代雖或重或輕尚不失舊自兩稅之法立三代之制

皆不復見大抵田制雖商鞅亂之於戰國而租稅猶有歷代典制惟兩稅法行古制然後埽地

事少役稀 詳賦稅一

折納紐配 通鑑綱目曰後唐莊宗以軍儲不足謀於羣臣李琪言古者量入以為出計農而發兵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莊宗即敕有司從之然竟不能行

戶調合二賦而為一 文獻通考曰按兩漢之制三十而稅一者田賦也二十始傳人出一算者戶口之賦也自晉行戶調之法以合二賦而為一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丁男課田五十畝則無無田之戶矣此戶調所以可行歟

戶賦則田稅在其中 又曰按自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唐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同然大槩計畝而稅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其時戶口授田則雖不必履畝論稅只逐戶賦之則田稅在其中矣

蠲

丁口 通鑑綱目曰徐温鎮金陵總朝大綱庶政皆決於知誥以宋齊丘為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丘説知誥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令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税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税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强

輸穀帛 詳上

賦税定制 明紀事本末曰洪武十九年上諭戶部賦税已有定制撙節用度自有餘饒輕徭抑末使得盡力農桑自然家給人足毋事聚斂傷國體

税糧減額 又曰洪武十三年命戶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税糧額初王師圍姑蘇久不下上怒其民附寇且困於富室而更為死守因取諸豪族租簿田歷付有司俾如其數為額蓋以懲一時也至是乃命減其額舊一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五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止

徵三斗　原穀租　藁稅　地求　口賦　九賦殊別
五服異制　農事既登　國賦先定　斂從其薄　法
作於涼　差以精麤之等　從其遠邇之期　節財必
均於九式　成賦咸則於三壤　趙奢均賦民則無貧
有若盍徹君孰不足　上無乏用下不闕供　上有
餘用下無怨人　禹別九州辨貢賦之等　周制五服
定征稅之差　雖一時供億議以從權　而田卒汚萊
孰云不足　雖厚於公上情不涉於狥私　然望彼徵

求罷須加於從欲 副天子恤人之心下不靡敝 竭王臣奉公之節上無闕供白帖

輸納

原輸幣 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未見子産曰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非薦陳之不敢輸也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也

歸粟 夏歸粟於蔡周亟矜終無資也

泛舟 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謂從渭水運入汾河

投函 晉劉超字世瑜為句容令常年賦稅者四出評百姓家貲超作大函封付之使各自書家産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上課所入有踰書也

方輸錯出 枚乘曰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

僦載傾

費 王莽下書曰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其僦載煩費注僦送也白帖

增擔負輸租

漢書曰倪寬為左内史務在得人心收租税時裁闊狹
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内史以負租
課殿當免民恐失之大家牛車小
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絶課更以最

輸勿顧限 唐書曰盧坦為
壽安令河南賦限已窮縣人訴機織未就坦詣府請申
十日不聽坦諭縣人第輸勿顧限違之不過罰令俸耳
由是知名

代下户輸 又曰處州刺史苗稷進羨錢七百萬
崔羣請還賜其州以紓下户之賦又

計錢而輸 合璧事類曰貞元時
高承簡還邢州刺史觀察府責
賦尤急承簡代下户數百輸租

俾民自輸 又曰韋宙為永州刺
史舊制吏督賦宙俾
天下兩税貨重錢輕
因乃計錢而輸綾絹

不輸官賦 又曰韋澳為京兆判官時
帝舅鄭光主墅吏豪肆積
民自輸家十相
保輸納常先

年不輸官賦
漁逮繫之

助國

原王丹上麥鄧禹西征王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

蕭何佐軍漢鄗平謂蕭何曰上有疑君之心宜讓封悉以家私助軍何從其計上大悅

卜式輸軍費漢武帝有事匈奴卜式上書輸家財半助邊上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羊不習為吏不願為官曰家有冤乎式曰不與人爭未嘗有冤但以天子征匈奴有智者宜效用有財者宜助國公孫弘曰此非人情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遂不報數歲渾邪降縣官人衆式復持二十萬與江南尹尹上其名帝識之召賜式外繇四百人時富豪皆匿財唯式欲助軍帝貴上以式為郎中以諷天下

糜竺助軍資蜀志糜竺率奴客二千金銀貨幣助軍資於時

困匱賴以復振

杜緩入錢穀 元帝時穀貴人皆流亡西羌反方征之杜緩上書入錢穀助用前後數百萬後為太常

王肅上錢縑 後漢東海王肅以西羌未平上錢二萬永和中復上縑萬匹助國費鄧太后下詔襃納之白帖

增助國錢 文獻通考曰唐會昌末置備邊庫宣宗更號延資庫戶部歲送錢帛二十萬度支鹽鐵送者三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

勞軍錢 又曰後唐莊宗時郭崇韜頗受藩鎮遺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賜祿巨萬豈藉外財但偽梁之世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至是首獻勞軍錢十萬緡

獻軍糧萬石 宋史曰周祖即位時符彥卿鎮兖州帝以劉銖第宅賜之及征兖州彥卿朝行在獻馬及錦綵軍糧萬石運被賜賚

出私蓄濟師 元史曰劉復亨兼德州路軍民總管中統

元年李躔叛遣兵討賊集濟南乏食復亨盡出其私蓄以濟師世祖嘉之

徵役一

原使民任事禮記曰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案鄭玄注云寬其力饒其食**大役任衆**周禮鄭云築宮邑之事**興事任力**王制鄭注云事謂築邑廬宿市也**木鐸狥市**周禮鄉師云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狥於市朝案鄭注云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命脩封疆二月命雷且發聲**鼛鼓役事**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為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大旗致之**周禮遂人云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

之大旗致之鄭注云旗畫熊虎者也毆衆刻日樹旗期於其下

以役國事周禮族師云五家為比十家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

行役之事周禮州長云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

起徒役家無過一人周禮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用民力歲不過三日禮記鄭注云治宮室城郭道渠案周禮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

徵役二

役使不均附

原徵令小司徒比六鄉之衆寡以歲時入其數時行其徵令也

役要鄉師以國比法以時

稽夫家既役則受州里役要役要所遣人民數也

犯時 傳欲無犯時晉悼公

脫更 有一人箕踞見郭解解曰是吾德不脩謂尉吏曰是人吾所急踐更時脫也

支離 莊子支離疏肩高於項播精求食足以食數人齊有徵役則支離攘臂游其間言以疾免役無所懼也

踦跂 國語悉率敝賦踦跂畢行踦丘知反跂丘氏反

弛力 荒政十二聚萬民四曰弛力寬徭役也

班役 役將班矣班還也

任力 以任其力待其政令

勤力 穀梁民勤於力則功築罕

稽可任 小司徒三年受邦國之比要稽其民人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者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二人任者謂力也有夫婦然後為家

私相助 魏司馬朗字伯達為崇陽長民有徙居都內者後縣調船徒恐不辦相率私還助役見愛如此

毆白役 毆白徒之衆今

白丁也

覆賍卒 王溫舒覆賍卒

上庸直 吳王濞以銅鹽利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平賈也

充夫式 戶部式諸正丁充夫四十日免七十日并免租百日已上課役俱免中男充夫滿四十日以上免戶內地租無他稅折戶內一丁無丁聽傍折近親戶內丁又謂男女三歲以下為黃十五歲以下為小二十以下為中男二十一成丁

計徒庸 用幾人工

免弟子 師免弟子役詳師

減年從役 劉平為全椒令以德化人人皆減年從役也

作詩告病 大東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詩以告病焉

力不同科 為力不同科科役也上中下三等

畏不能趨 詩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不征於鄉 與事任力升諸司徒不征於鄉曰造士也

屬役於植 夏官大役與慮事屬役植部曲將吏傳曰華元為植巡功築城版幹者是

也

蓋子戍邊 蓋寛饒字次公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邊公廉如此

王尼執役 晉王尼為護軍兵士胡毋輔之輩訪之廏下白帖

增役法之詳 文獻通考章氏曰三代役法莫詳於周周禮五兩軍師之法此兵役也師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此鄉役也有司徒焉則因地之善惡而均役有族師焉則校民之衆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焉則辨民之老少以從役有均役焉則論歲之豐凶以行復役之法

鄉亭之職 又馬端臨論曰漢時鄉亭之任則每鄉有三老孝弟力田掌勸導鄉里每亭有亭長嗇夫掌聽獄訟收賦税又有游徼掌巡禁盜賊亦皆有祿秩而三老孝弟力田為尤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隋時鄉職或設或廢至唐睿宗時知鄉職之不願為故有避免之人宣宗時知鄉職之不易為故有輪差之舉自是以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困至賤貪

官污吏非理徵求極意凌蔑期會追呼笞箠比較至於破家蕩産不能自保同於徭役而稱之非古人所以置比閭族黨之官之本意也

魏立三長

又後魏孝文太和十年李沖以為三正理人所由來遠於是創制准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黨長取鄉人強謹者三長三載無愆則陟用之一等太皇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太尉元丕請過今秋至冬閒月徐乃遣使沖曰若不因課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戸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遂立三長

唐定九等

又曰唐令諸戸以百戸為里每里設正一人天下戸量其資産升降定為九等三年一造戸籍諸里正縣司選勲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驅幹者充其次為坊正

充役亡逸

又曰睿宗時監察御史韓琬陳時政曰往年兩京及天下州縣里正坊正每一員闕先擬者輒十人頃年差人以充猶致亡逸即知政令風化漸以敝也

據簿輪差

又曰

宣宗大中九年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檢署訖鎖於令廳每有役事令據簿輪差

豪姓徙貫 唐書曰李栖筠奏部豪姓多徙貫京兆河南規脫徭科

姦人羼名 又曰薛存誠遷給事中時瓊林庫廣籍工役存誠曰此姦人羼名以避征役不可許注羼音劃削也

景祐募充 文獻通考曰景祐中禁役鄉戶為長名衙前使募人為之

熙寧雇役 又曰熙寧二年條例司言考合衆論悉以使民出錢雇役為便詔司農寺鄧綰曾布更議於是綰布上言畿內鄉戶計產業分為五等歲以夏秋隨等輸錢用其錢募三等以上稅戶代役隨役重輕制祿既具揭示一月民無異辭著為令令天下募者執役被差得散去開封一府罷衙前八百三十人畿縣放鄉役數千於是頒其法天下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

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數錢先視州縣應用雇直多少而隨戶等均取雇直既已足用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缺雖增毋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

手實之害

又曰呂惠卿獻議免役出錢未均出於簿法之不善於是行手實法其法官為定立田產中價使民各以田畝多少高下隨價自占仍并屋宅分有無蓄息以立之等凡居錢五當蓄息之錢一非用器田穀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三分以一充賞將造簿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為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為五等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

寬剩之弊

又曰知彭州呂陶奏朝廷欲寬力役立法召募初無過斂民財之意有司奉行過當增添科出謂之寬剩自熙寧六年施行役法至今四年臣本州四縣已有寬剩錢四萬八千七百餘貫以成都一路計之無慮五六十萬推之天下見今約有六七百萬貫文乞霈發德音特與免數年使民不重困不報

元祐復差役

又元祐元年司馬光建議按差役破產惟鄉戶衙前有之自餘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戶長壯丁未聞有破產者又向者役人皆上等戶為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更使之一槩輸錢故自免役法行富者差得自寛而窮者困窮日甚又監司守令於雇役人之外多取羡餘以希恩賞農民重困乞指揮下諸路轉運司並依熙寧以前舊法參詳施行　蘇轍言復行差役其應議者有五而是時亦參行差募之法　按役次之名衙前散從承符弓手戶者戶長壯丁是也　熙寧雇役所取之錢坊場當役戶坊郭戶官戶女戶單丁寺觀是也內坊場係官錢當役戶以下係取之於民謂之六色錢取民間六色之錢益以係官坊場錢充雇役之用而盡蠲衙前諸役熙寧之法也以坊場充衙前雇役之用而承符以下諸役仍復輪差民戶而盡蠲六色之錢元祐之法也六色錢雖曰罷徵繼而詔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單丁女戶官戶自

三等以上舊輸免役錢并減五分餘戶下此悉免之則所謂雇役之錢原未嘗盡除也自諸賢於差役之議各有所主而朝廷亦兼行之

紹聖復免役 又曰紹聖元年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緒帝曰弟行元豐舊制而減去寬剩錢百姓有何不便邪詔復免役法所敷寬剩錢不過一分

保正 又曰保正副十大保為一都保二百五十家內通選才勇物力最高二人充應主一都盜賊煙火之事

戶長 又曰催一都人戶夏秋二稅大保長願兼戶長者輪催納稅租此係南宋以後差役之法

批朱 又曰已充役者謂之批朱

白脚 又曰未充役者謂之白脚

物力 又曰役起於物力物力有升降升降不殺則役法公是以紹興以來講究推割推排之制最詳

義役 又曰乾道五年處州松陽縣首倡義役衆出田穀助役戶輪充守臣范成大嘉其風義為易鄉名

科差條例 元世祖中統元年定

科差條例即絲料包銀之制也

至元新格至元二十八年以至元新格定科差法諸差稅皆司縣正官監視人吏置局均科夫役皆先富強後貧弱貧富均者先多丁後少丁

因賦定役明初因賦定役每十年大造黃冊分豁上中下三等差役照冊僉定之凡各處賦役必驗丁糧多寡産業厚薄以均其力

編審均徭弘治元年令各處編審均徭查照歲額差使於該年均徭人戶丁糧有力之家止編本等差役不許分外加增餘剩銀兩貧難下戶并逃亡之數聽其空閒不許徵銀及額外科差

原役使不均北山刺幽王役使不均也勞於從事不得終養於父母也

東人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

持更晉劉弘為荆州常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呼省之蓋一兵年老羸疾無襦乃謫主者遂給韋袍複帽

椎氷詳流亡

不均語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平 詩不平謂何

或燕燕居息 或盡瘁事國 白帖

增影占 宋乾興時臣僚上言徭役影占之害

偏重 三司使韓絳言乞委侍從臺省官集議考驗古制裁定使役力無偏重之患治平間役法之議始此

中上户多而下户少 侍御史劉摯言自助役法行務欲敷配錢數故所在臨時肆意升補下户入中中户入上今天下往往中上户多而下户少

富者自寛而窮者困 詳上並文獻通考

土功 不時 勞若 附

原經靈臺 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言文王始經營靈臺也衆人自以子義樂來而為之

築傅巖 説築傅巖之野

度功 書曰荒度土功注荒大也大度土功

巡役 方役之事則巡

行也

興事 興事任力用人必順注順天時也

巡功 傳曰宋城華元為植巡功

揆日 詩揆之以日

從時 左傳凡啓塞從時門戶道路謂之啓城郭墻塹謂之塞塞皆啓閉之急不可一日闕隳壞時而理之

比居 周禮職政役以比居

土國 詩土國城漕注役土功於國也

道使 順作時事以道使人禮

時使 使民以時

稱畚築 令尹蔿艾獵城沂量功命田分財用平版幹稱畚築程土功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蔿艾獵孫叔敖也

栽版幹 十月庚寅栽注栽設版築

築城郭

造宮室 月令孟冬

城諸防 傳曰城諸及防時也

築郎囿 冬築郎囿書時也雖未及時而農事畢可以成故曰書時也

百堵皆作 詩

三旬而成 蔿艾獵城沂事三旬而成不愆於素注不失本計之期

量事

有期 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賦丈注付城尺度

土事無作 月令

地氣沮洩 謂發天地之房

客土疏惡 漢成帝詔言解萬年作昌陵五年未成客土疏惡言取他處土為客土

龍見戒事 夫土功龍見畢務戒事龍見九日農務畢始戒以土功之事

火見致用 火見而致用致築作之物也

水昏正而栽 十一月也樹版幹而興作

日南至而畢 日南至微陽作動故土功息也

白帖

增宮中興作太甚 唐書曰敬宗時薛廷老為御史嘗與舒元褒李漢入閣論奏綱紀寢壞姦邪放肆帝厲語曰更奏何事元褒曰宮中興作太甚帝變色曰與作何所元褒不能對廷老曰見外葺材瓦絶多知有所營耳帝曰已喻

王府不得役民 續文獻通考金世宗大定九年尚書

省奏越王永中隋王永功二府有所興作宜發役夫上曰朕見宮中竹有枯瘁者欲令更植恐勞人而止二王府各有引從人力何得更役百姓爾等但以例為請海陵橫役無度可盡為例耶自今在都浮役久為例者仍舊餘並官給傭直重者奏聞

計庸受粟

唐書曰徐申為韶州刺史韶自兵興以來刺史以縣為治署而令丞雜處民閻中按公田之廢者募人假牛犂墾發以所收半畀之田久不治故肥美歲入几三萬斛諸工計庸受粟乃從治故州未幾邑閈如初創

度力輸芻

宋史曰范諷通判鄆州詔塞決河州募民入芻楗而城邑與農戶等諷曰貧富不同而輕重相若農民必大困且詔書使度民力今則均取之此有司之悞也即改符使富人輸三之二因請下諸州以鄆為率朝廷從其言

役丁二百萬

文獻通考曰隋煬帝建洛邑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導洛河及淮北通涿郡築長城東西千餘里皆徵百萬餘人

丁男不充以婦女充役

督役數千人 唐書曰韓滉築石頭城自京口至玉山脩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望以為朝廷有永嘉南幸之事置館第數百於石頭城穿井皆百尺命偏將丘涔督役日數千人涔虐用其衆

懲惰卒 宋史曰趙昌言知天雄軍屬澶州河決漲溢浸府城昌言籍府兵負土增堤數不及千乃索禁卒佐役皆偃蹇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且溺汝等食厚祿欲坐觀耶不從命者斬衆股栗赴役不浹旬城完太宗手詔褒之

械大豪 又曰陳恕知大名府時北師入寇詔增城隍其器用取於民者不時集恕立擒府中大豪一人將斬之宗族號愬賔佐競前請救大豪叩頭流血請昱日集事違期甘死恕令械之以狥民皆恐慄無敢後期者數日功就

見丁無幾 合璧事類曰唐太宗將修洛陽宮戴胄言司農將作見丁無幾大亂之後戶口單破一人就役舉室捐業

寛以歳

月宋史曰陳薦為河北都轉運使河決棗彊水官議於恩冀深瀛之間築隄三百六十里期一月就功役夫八萬薦曰河未能為數州害民力方困願以歲月為之

浚汴河又曰張方平上言國家都陳留漕運以汴為主汴帶引淮江利盡南海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故水行地中其後淺妄者爭言裁減役費汴日以塞乃畫上十四策富弼讀其奏漏下十刻帝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議而行之

濬會通獻徵錄曰會通者即元之故河也元漕運江南糧有二一由海道一自東平州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名會通河明洪武間會通河淤永樂九年命宋禮等發山東六郡丁夫十餘萬開濬會通河故道河成

原役徒官庀役徒　人徒役　勞力小人勞力　服勤　稽事稽其功事　屬役　悅以使人　毆以就役　民不告勞

事無徭素　功惟勿亟　人則忘憂　雖用千夫之役　終資一簣之功　不時奸時以動　動怨作事不成則怨讟動於人

城郎勦民傳曰夏城郎書不時也速成勦人李平子欲城郎叔孫昭子曰焉得速成其以勦民

築臺妨農宋皇國父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不許築者歌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注國父白而居澤門也邑中之黔實慰我心注子罕黑而居邑中也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注子罕分謗也白帖

增盛夏工程嚴促唐書曰睿宗時造金仙玉真觀雖盛夏工程嚴促魏知古曰為公主造觀將以樹功祈福而乖人事違天時起無用之作崇不急之務

方春不可興工又曰楊炎欲城原州詔中使問狀段

秀實言方春不可與工請須農隙炎謂沮已遂召為司農卿

日誦論語 宋史曰李沆為相嘗讀論語或問之曰沆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妨時勦人 唐書曰代宗為太后營章敬寺髙郢以白衣上書諫曰悉力追孝誠為有益妨時勦人不得無損

役非其時 又曰文宗時李石奏咸陽令韓遼治興城渠渠起咸陽抵潼關三百里無輸輓勞李固言曰然恐役非其時柰何帝曰苟利於人朕奚慮哉

非時役民 元史曰董文用為江淮行省參政行省長官素貴多傲文用侃侃無所遷就有以帝命建佛塔於宋故宮者有司奉行甚急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猶欲并建大寺文用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徐如何長官曰參政柰何格上命耶文用曰今日之困民力而失民心者豈上意耶其人意沮遂稍寬其期

原孟春無

聚人衆妨農事也月令孟夏無起土功不可以動衆苟非龍見之期則起人疲之怨梁好土功罷人以潰宋妨農事築者用謳使人以道則罔告勞作事不時必聞胥怨勞苦劬勞慘慘劬勞怨讟並作不敢告詩不敢告勞亦可息哀我癉人亦可息也胡轉予恤詩胡轉予於恤莫知我勩勩勞也形民之力左傳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注形民之力而使之去其醉飽過盈之心老者之事禮曰凡使人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以梁伯好土功故也夏王遏衆力夏王率遏衆力

過絕也

白帖

增人力告敝 唐書曰太宗營高祖山陵程役峻暴人力告敝虞世南諫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今以數日之程課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不亦勞矣

民苦其役 宋史曰鄭文寶至賀蘭山下見唐室營田舊制建議興復清遠據積石嶺去靈環皆三四百里素無水泉文寶發民負水數百里外留屯幾千人地瀉鹵樹皆立枯西民甚苦其役城之不能守卒為山水所壞

關中勞敝尤甚 唐書魏徵疏曰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敝尤甚雜匠當下顧而不遣正兵番上復別驅任

疲羸尤堪軫恤 宋史曰太宗時進兵靈夏戶部使張鑑乘傳往環州與李繼隆議護送芻糧入靈州及還上疏曰關輔之民數年以來并有科役畜產蕩盡愁苦怨歎充塞路岐自春徂冬曾無暫息顧此疲羸尤堪軫恤今若復有差率益致流亡縱令驅迫必致撓潰

撫

之猶恐其擾唐書曰崔鄲治虢以寛經月不笞一人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猶恐其擾

未可以力役傷宋史曰元祐初朝廷起回河之議未決而開河之役遽興溫詔言河朔秋潦水淫為菑民人流徙謂宜安之未可以力役傷也　原恤隱　息肩　事充力竭　事勤民怨　盡思凋敝　敢憚劬勞　辱在泥塗

保其筋力　荒度土功　斬艾民力　勦民實難

無城猶可　民力凋盡　民力不堪　役徒幾盡　庶人疲敝　民不罷勞　請解吾人之慍　無興代役之禮　以為草芥苟不恤於人疲　雖有金湯亦何憂於

魚爛 白帖

開鑿

原美哉 劉子謂趙孟曰美哉禹功吾子盍遠績禹功而庇民乎 遠矣 禹成厥功遠矣

樂成 民可樂成難與慮始 受賜 民到於今受其賜 庇徒 量功戒事命曰庇徒

刊木 書隨山刊木白帖 增民皆饒足 魏西門豹為鄴令發民鑿十二渠民得水利皆饒足

渠號富民 山堂肆考曰隋郭衍為行軍總管文帝令率水工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潼關漕運四百餘里名曰富民渠

鑿潭滻水 唐書曰韋堅於滻水望春樓下鑿為潭以通漕二年而成帝為升樓詔羣臣臨觀蠲役人一年賦

疏鑿淮揚 獻徵録曰永樂開濬會通河成而平

江伯陳瑄亦疏鑿淮揚一帶南北遂通也

原開物之智 濟時之功 荀未僝功 豈無胥怨 智能慮遠 愚可樂成 白帖

復除

原南頓 後漢光武過南頓復田租一歲父老因請十年帝曰安敢遠期十年父老曰陛下惜耳因大笑復增一年也 潁川 魏志文帝復潁川一年田租 車馬 武令民有車騎馬一匹復甲卒三人勸人養馬也 耕織 史衞鞅變法民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末利舉以為收孥 貞婦 平帝時復貞婦鄉一人 五女 晉武帝以將士應娶者多家有五女給復 買復 食貨志武帝時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長以次徵發之士益鮮也 請復 常山三老上言

上生元吉民願蒙優復

關內侯 鄭玄云貴者謂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除也

諸侯子 高帝詔曰諸侯子在關中復十二歲歸者半之

復沛請豐 又曰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父老請曰沛已蒙復豐未蒙上曰豐極不忘也特以其雍齒反吾故遂并復豐也

復身及戶 又高帝詔非士大夫已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注復其身及戶內無徭役

司徒稽舍 小司徒稽夫家九比之數以辨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注舍舍謂復不給徭役也

漢武詔復 漢武帝詔八十復二筭復二口之筭也九十者復甲卒九十者復身末利不與革車之式

平城吏卒 又高帝詔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

魏氏武卒 刑法志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者復其戶利其田宅白帖

增舍役　舍役除不收役事也周制所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不征　禮記不征其徭役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

不從政　政力政城道之役也王制五十不從力政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從家期不從政

無力政　周禮均人凶札則無力政

終身復　漢書漢高祖令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豐人及士卒從入關中者皆復終身

復數年　又曰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復數年更為設員千人

周除征役　漢除賦税　馬端臨論曰按周官及禮記所載周家復除之法除其征役而已至漢則幷賦税除之

給蠲符　遣蠲使　唐書曰明皇初立凡蠲徭役者給蠲

符以流外及九品京官為謁使歲再遣之

放遣諸生

文獻通考曰王褒門人為本縣所役求褒為屬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見已整衣出迎之於門褒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令即放遣門生

免排門夫

又曰唐白履中召拜朝散大夫乞還吳競謂之曰子素貧不霑斗米匹帛雖得五品何益履中曰往者軍興家取排門夫吾以讀書縣為免今終身高臥寛徭役豈易得哉

廟戶給復

元史曰至元間王磐定孔子廟如歷代給民百戶以供灑埽復其家時尚書省以括戶之故欲收為民磐言廟戶百家歲鈔僅比六品官俸耳聖朝疆宇萬里財賦歲億萬計豈愛一六品官俸不以待孔子哉

儒士給復

又憲宗為皇子鎮西京時儒者皆隸役高智耀謁藩邸言儒者給復已久一旦與廝

養同役非便請除之從其言及即位智耀入見言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帝曰善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詔復海内儒士徭役

重斂

原田賦 季孫欲作田賦訪仲尼仲尼曰斂從其薄事舉其中如是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則雖田賦將不足也

丘甲 魯成公作丘甲詳賦稅

稅畝 公田之法十取一今又履其餘畝十取二故哀公云二吾猶不足是稅畝也

過藉 傳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注藉借也周禮人耕百畝公取十畝借人力治之而稅不過此

事充 公叔務民曰事充役重

政重 稅重

倍征 畝政

悉索 悉盡也索求也

暴征 暴虐以征稅之

厚斂 齊晏平仲曰公厚斂焉陳

氏厚施民歸之 碩鼠刺 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鳴鼓攻 季氏冨於周公冉求為之聚斂子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二千算一 光武時賈人末作稽積諸物雖物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錢二千而一筭也 三分稅二 秦人收大半之賦三分稅二分也 浚我以生 浚取也 多稅以饑 老子曰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 子產丘賦 鄭子產作丘賦如魯丘甲國人謗之 武帝筭緡 晉靈厚斂 厚斂雕墻晉靈公不君也 子產爭承 貢賦之事 竭耗靡敝 賦稅極也 誅求無時 取怨於下 無為天子取怨於下 作法於貪 桀之將亡率割於夏邑 書夏王率割夏邑謂相率割利於都邑謂桀之賦斂重也 紂

之欲喪讐斂於殷人 書商紂讐斂召敵言厚斂取怨於殷人也白帖 **增竭澤** 舊唐書曰憲宗時李渤言聚斂之臣割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 **養贏** 杜佑通典曰重斂則多養贏而國貧 **賦重役勤** 又曰元魏之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 **急征橫斂** 宋史張方平曰今二稅之外諸色沿納雜科之類大約出於五代之季急徵橫斂因而著籍遂以為常 **籍外加徵** 唐書曰宇文融為括田勸農使戶部侍郎楊瑒以為籍外加徵百姓困斂得不償失 **無名之獻** 又曰殷侑從天平節度使以餉軍有贏當上送官乃裁經費歲月錢十五萬緡粟五萬石歸有司御史大夫溫造劾侑擅斂民為無名之獻詔以庾承宣代之 **旬輸月送** 德宗時河南山東荊襄科斂凡數百名旬輸月送無有休息楊炎疾其敝 **家至日取** 合璧事類曰吳越錢鏐世

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鷄魚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簿列於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寡量為笞數少者猶責數十多者至笞百餘人不堪其苦

鹽米蕨米 吳徐知誥用歛人汪台符百策括定田賦每正苗一斛別輸三斗官授鹽二斤謂之鹽米入倉則有蕨米 江南野史李先主世括定田產自正斛上別輸三斗於官廩受鹽二斤謂之鹽米百姓便之及周世宗克淮南鹽貨遂艱官無可支至今輸之猶有定制 按鹽蕨米為南唐橫賦藝祖平南唐首命樊知古將漕江南訪求民瘼而樊非其人訖不能建明蠲除蓋南唐正賦之外所取不一宋因名之曰沿納鹽蕨米其一也

省耗省陌 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

賦分為三 自唐憲宗分天

下之賦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宋承唐法然自南渡以來朝廷之經費日夥則不免於上供之外別立名色以取之州郡如經總制月樁錢之類是也州郡之事力有限則不免於常賦之外別立名色以取之百姓如斛面米頭子錢之類是也

歲取其十

文獻通考曰嘗謂唐之庸錢楊炎已均入二稅而後世差役復不免焉是力役之征既取其二也宋朝王安石令民輸錢以免役而紹興以後所謂耆戶長保正雇錢復不給焉是取其三也合丁錢而論之力役之征蓋取其四矣而一有邊事則免夫之令又不得免焉是取其五也布縷之征有折稅有和預買川路有激賞而東南有丁絹是布縷之征三也穀粟之征有稅米有義倉有和糴而斗面加耗之輸不與是穀粟之征亦三也通力役之徵而論之蓋用其十矣民安得不困乎

小民以為稅重

續文獻通考曰金世宗大定十一年尚書省奏天下倉廩貯粟二千七十

九萬餘石上曰朕聞國無九年之蓄則國非其國朕是以括天下之田以均其賦歲九百萬石自經費七百萬石外二百萬石又為水旱之所蠲免及賑貸之用餘纔百萬石而小民以為稅重小臣沽民譽亦多議之皆不慮國家緩急之備

一言而折聚斂 元史曰至元時中書右丞盧世榮以貨利得幸乃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董文用曰此錢取於右丞之家乎將取之於民耶取於右丞之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安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議者出皆謝文用曰君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真仁人之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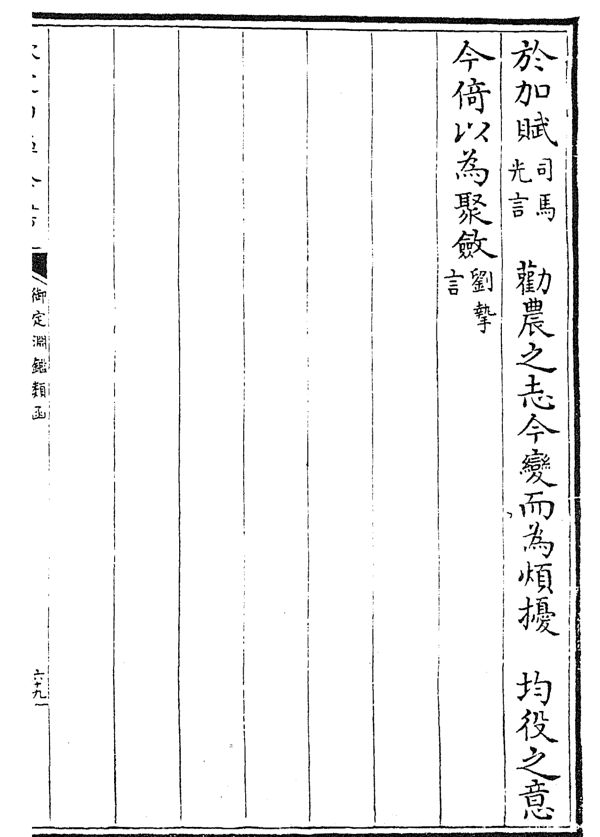
原政煩賦重　財匱人怨　下若不足　上將疇

依　政先圖大　事貴舉中　苟以利之為利　豈曰人而愛人　不能事舉其中　誠恐弊歸於下　陳聚斂之謀利將苟得　行誅求之政弊將若何　出二三之令吾誰適從　過什一之征君孰與足　雖國用而暫足所獲幾何　苟民罷而不堪其傷多矣白帖

增稻苗未生而和糴　桑葉未吐而和買仁宗時俞獻卿言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　因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王安石言

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　設法奪民其害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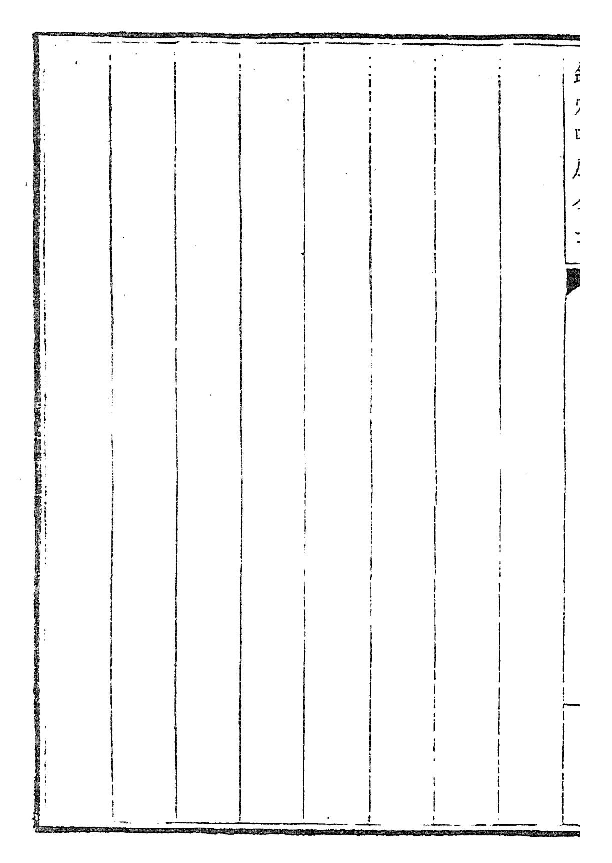
於加賦司馬光言勸農之志今變而為煩擾均役之意

今倚以為聚斂劉摯言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三

謹案卷一百三十三第三十八頁前六行阿爾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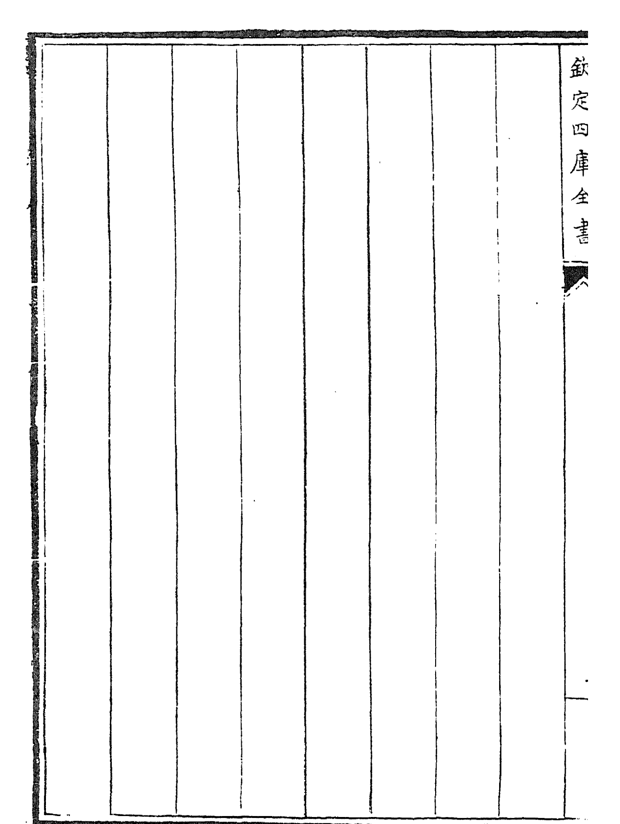
雅舊作阿里海牙今改後倣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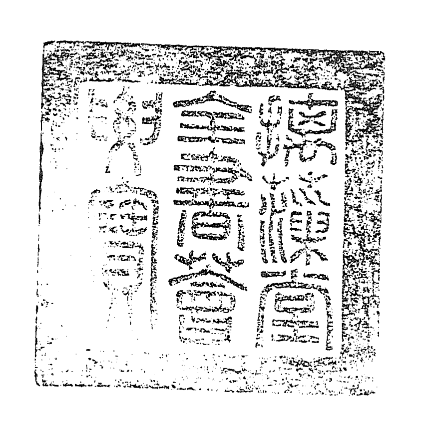


謹案第九頁後三行顧山錢月三百刋本山訛出

據漢書改

第三十頁前二行丁口隱漏刋本漏訛陋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范栩